

萨本仁

史学文集

Sabenren
ShiXueWenji

萨本仁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本仁史学文集 / 萨本仁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4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ISBN 7-81036-834-6

I. 萨... II. 萨...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598 号

中文简体字版 ©2006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

萨本仁史学文集

作 者: 萨本仁

责任编辑: 廖醒梦 叶思源

责任校对: 张立琼

封面设计: 郭 炜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ISBN 7-81036-834-6/K·64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4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 / 020-22232999 传真 / 020-85250486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3833 传真 / 603-9056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萨本仁

史学文集

Sabenren
ShiXueWenji

萨本仁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汕头大学
学术丛书

19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 第二辑 ➤

- | | |
|------------------------------|-------|
| 王富仁序跋集（上）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中） | 王富仁 著 |
| 王富仁序跋集（下） | 王富仁 著 |
| 法律移植与文化冲突
——独立董事制度移植的文化悖论 | 熊金才 著 |
| 潮州学论集 | 陈景熙 著 |
| 萨本仁史学文集 | 萨本仁 著 |
| 程家明自选集 | 程家明 著 |
| 政策创新与地方社会的科学发展 | 郭剑鸣等著 |
| 编余拾论（上）
——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编余拾论（下）
——编辑学潮学摭论及其他 | 翁奕波 著 |
| 撞击与交融
——中外文化交流史论 | 陈占山 著 |
|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 庄园 编 |
| 文化的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论争鸣集 | 庄园 编 |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总序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肌体，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游离于课堂教学的科学研究就像游离于肌体的灵魂，无法为大学教育注入新的生命，也无法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有机构成成分，而脱离科学研究的课堂教学则像没有灵魂的肌体，缺乏新鲜的生命，缺乏创造的活力，只能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吃别人嚼过的馍，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教师感觉不到创造的乐趣，学生也得不到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是大学教育的根，它扎在地下；¹科学研究则是大学教育抽出的叶、开出的花，它长在树冠、开在枝头。根深蒂固才能叶茂花盛，叶茂花盛才看得出它的根深蒂固。

所以，一所大学不能忽视平时的课堂教学，但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科学研究。

我们汕头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但正因为年轻，才应当有活力，有朝气。向外，我们应当向国内外名牌大学学习；向内，我们则应当充分开发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尽快出成果，尽多出成果。学术重积累，但更重创造。只有勇于创造，才能有所积累，才能迅速积累。我们除拥有国内其他大学共同具有的有利条件，还有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们没有理由跟在别人面前亦步亦趋地爬行，我们应当发展得更快些，做得更多些，更好些。

汕头大学学术丛书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出版、发行的，准备每年出版10~20种，凡是汕头大学教师的科研学术著作（暂时仅限于文科各系），都在资助出版之列。它是我们汕头大学教师科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我们参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希望汕头大学文科各系的教师更加焕发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热情，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撰写更多更好的科研学术著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前 言

承蒙汕头大学支持，笔者二十多年来撰写的史学论文、译文结集出版了。这本文集共收录国际关系史、英国史、非洲史、人物传记、书评、译文等 16 篇。文集付梓前未再做改动，因此较早时发表的文章从文字到注释都存在不够规范之处。

我 1951 年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院系调整，195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我资质一般，在学期间却是勉力求知，尊师重道。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学林精英荟萃，历史系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校众多的史学名家。我们的业师们大都是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一流学者，亦不乏堪称史学宗师的一代硕儒。我有幸在名师如林的学术环境中受业和熏陶，使我终生受用。当时历史系的名家多集中于中外古代、近代历史方面，中外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于是，我暗自立志要学有所成，将来在 20 世纪的历史研究方面要有所建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不敢问津中国现代史，因为形势瞬息万变，太容易犯“错误”了。此外，我在同学中外语条件较好，加以家教的影响使我对世界主要国家虽尚无“目染”却有“耳濡”，早已燃起了我向往研究现代世界的渴望。

然而，我在大学时的“梦”很快便被粉碎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条件还相当落后的内蒙古包头市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尽管我在教学和做学生管理工作之余不敢蹉跎懈怠，更不敢自矜自限，但毕竟图书资料有限，研习世界现代史时，我有存疑，欲成文辨析，却苦于找不到史料根据，更无处发表，因为我感兴趣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禁区。

我的这本文集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日益宽松的政



治和学术环境中，自知如若自甘暴弃无所作为，就是有负国家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诲，也有负当初自己的“梦”。我别无选择，只有以近“知天命”之年结合教学工作开始专业研究。这里，我必须提到我高中时的历史老师、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指导，我的部分论文，从选题到查阅重要的外文图书资料都得到先生的指点，无疑先生是我从事专业研究的引路人。

读者或许会发现从1987年至1994年间我没有发表过文章。这是因为我当时除承担较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外，还撰著了《萨镇冰传——一生跨越四个历史时期的近代爱国海军宿将》和《20世纪的中英关系》（合著）两书。退休后，复集中时间精力完成了《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一书的撰著。

任何人的命运都难以超越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被迫失去的时间实在太多。趁此机会，不揣简陋，谨以此微薄的成果献给多年来关心我的师友和读者。

萨本仁

2006的3月25日于汕头大学

➤ 目 录 ➤

前言	(5)
----------	-----

第一编 国际关系史

试论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中的社会沙文主义	(9)
论 1940 ~ 1942 年英美与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的关系	(27)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44)
评丘吉尔到希思的欧洲联合的构想与实践	(57)
20 世纪中英关系的转变及其历史启示	(68)

第二编 英国史

太平洋战争前十年间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与政策	(82)
论赫斯飞英与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对外政策	(95)
阿拉曼战役与蒙哥马利	(107)
抗日战争中的李约瑟博士	(121)
香港的沦陷及战后的归属问题	(136)



第三编 非洲史

- 论苏丹马赫迪国家的兴衰 (146)

第四编 人物传记

- 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 (165)

第五编 书评

一部颇具特色的中英关系史新著

- 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201)

- 读李世安著《世界当代史（1945～1998年）》 (205)

第六编 译文

- 英国政治的联合（1932～1945年） (207)

- 现代英国政府机构与对外关系（选译） (226)





试论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苏联对外政策中的社会沙文主义

震撼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迄今已整整 40 年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六年，延及欧、亚、非三大洲，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五分之四的世界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之间的一场殊死的大搏斗，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日意法西斯的彻底崩溃，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战争风云变幻紧急，斗争十分尖锐，形势错综复杂，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形势下的社会主义苏联采取必要的措施，巩固国防以使自己不卷入、至少是推迟卷入这场战争；一旦卷入也力争立于不败之地自然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苏联在采取一系列巩固国防措施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对西邻国家实行了某些社会沙文主义的政策。历史证明苏联政府用了近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并未真正起到巩固苏联西部边界的作用。

本文试就苏联在建立“东方战线”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军事活动，探讨这时苏联对外政策中的社会沙文主义问题。



一、关于苏英法莫斯科谈判 和《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

1939年初世界局势已十分紧张。德日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美法帝国主义集团，各自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危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大战迫在眉睫了。

苏联政府为了制止法西斯的侵略，保卫自身的安全，从3月起便一再建议英美法等国采取联合行动。但一贯奉行纵德反苏的绥靖政策的英美法政府却置之不理。后来，只是由于德意法西斯不断摧折英法欧洲战线的侧翼和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英法政府才同意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英法政府的这一举动，除了企图欺骗国内外舆论外，也为了“警告”德国，表示有可能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通过英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英法苏谈判不会真正导致苏联和英法的合作”。^①

1939年4月15日，苏英法政府代表在莫斯科开始谈判。苏联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英国政府的答复是：如果英法因波兰、罗马尼亚而同侵略者发生战争，苏联则要对英法进行援助。而英法对苏联遭到进攻时应承担何种义务却避而不谈，实质上是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保卫作为英法欧洲战线的侧翼的义务。因此，不久谈判便陷入僵局。

英国当时还一方面同莫斯科谈判，另一方面却同法西斯德国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英国贸易部驻议会次官哈德逊，同希特勒的经济顾问沃塔特的秘密谈判是关于“开辟新市场和利用现有世界市场”而建立英德的长期合作问题。双方认为，苏联和中国就是这样的

^① 马特威耶夫：《慕尼黑政策的破产》，第204页。



市场。^①

在莫斯科谈判过程中，苏联还建议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规定三方的援助范围、方式和期限，以有效地反对法西所侵略。苏联政府委派了伏罗希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军事谈判，而英法却只派了没有签订文件全权证书的三流角色去参加。在希特勒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已是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们不慌不忙不乘飞机乘一艘客货轮，很迟才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与其说是签订军事作战协定，不如说是刺探苏联军队的战斗力。”^②

由于英法方面的阻挠，谈判一开始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英法的资产阶级报纸，却大肆宣扬莫斯科谈判的“成就”，以缓和国内群众的情绪。谈判拖延了四个多月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同盟条约，英法则将谈判破裂的责任诿过于苏联。

法西斯德国要进攻社会主义苏联是历史的必然。希特勒深知苏联是不会首先进攻德国的，而当时德国如果首先进攻苏联也是危险的。希特勒认定，对英法的战争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为避免两线作战，德国主动建议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同盟条约。

其实，在5月苏英法莫斯科谈判陷入僵局时，德国出于自身的需要，便同苏联开始了试探性的接触。如果苏联拒绝接受建议，等于表示敌对。因为希特勒已经向苏联提出，苏联保证尊重德国的边界，他就保证尊重苏联的边界。其实当时的形势是苏联需要德国承认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而希特勒是清楚苏联不会侵犯德国的。

恫吓之余，便是拉拢。里宾特洛甫接着提议德国和苏联签订一项秘密协定，来瓜分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整个地区的利益。可是这时苏联出于自身的考虑，“不愿同德国缔结这样一个协定而寄希望于同英法的军事谈判获得成功。8月7日，苏联政府通知柏林，它认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二卷，第70页。

② 同上，第117页。



为德国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拒绝了缔结秘密协定的意见。”（《苏联外交档案》）8月15日，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通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现在它们（指英法）又一次试图把苏联拖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在1914年这种政策对俄国来说结局是很糟糕的。为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要德国和俄国互相残杀。出于我们双方的利益，应力求避免。”（《苏联国防部档案》）这时，苏英法军事谈判事实上已濒于破裂。8月20日，希特勒打电话给斯大林，请他“在8月22日，星期二或至迟在8月23日星期三”接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并说明里宾特洛甫赋有签订互不侵犯同盟条约“以及协定”的全权。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苏联对德国态度迅速转变的原因，正如苏英法莫斯科谈判苏方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的声明所说：“同英法军事谈判破裂，不是由于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相反，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恰恰是由于同英法的军事谈判因不可克服的分歧而陷入僵局的结果。”^①

8月19日，苏德在柏林还签订了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在此后的两年中，苏联将从德国进口价值200亿马克的物资，其中大部分是机械工具和工业设备。同一期间苏联则提供价值180亿马克的“各种商品”给德国。这笔生意可谓不小，就是当时对德执行绥靖政策的英美法也难以企及。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双方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件》。次日《真理报》的社论强调，签订这个条约“是苏联坚持不渝的政策”。至于交换批准书则“越快越好”。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的同时，还通过了《苏德条约附加秘密议定书》。《议定书》声称苏德对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声明它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在政策上都不感兴趣，而只要求经济利益）、波兰和东南欧的比萨拉比亚地区的问题，“将本着友好谅解的精神去解

^① 《真理报》，1939年8月27日。



决”。

8月31日，即德国侵犯波兰的前夕，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的演说。他说：“我们都知道自从纳粹德国变成强国，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在3月10日所说‘我们赞成同所有国家做生意’，看来德国人正确地理解了斯大林同志的话，并（同我们）缔了约。8月23日必须作为具有伟大历史重要性的日子。它是欧洲的但又限于欧洲的历史的转折点……历史已经证明，俄国和德国之间怀有敌意和诉诸战争总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两个国家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损失更大。在苏德条约的保证下，苏联不必被迫去同不是英国就是德国作战了。……如果这些先生们非得要卷入战争不可，那么好吧，让他们自己卷入战争吧，苏联不干。我们拭目以待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战士。”莫洛托夫的讲话几个小时以后，德军侵入了波兰，而莫斯科却保持缄默和中立。不久，莫斯科甚至还为德军进入华沙而发了贺电。

8月25日，伏罗希洛夫团长通知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英法军事谈判代表团成员：“鉴于苏德协定，苏联政府认为继续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对醉心于绥靖政策的英美法政府，犹如一个晴天霹雳自不奇怪，同时在欧洲各国共产党内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面对1939年的国际形势，苏联通过《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的签订，的确是利用了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苏联不必被迫去同不是英国就是德国作战了”，以赢得时间，加紧战备。其实苏德双方谁也没有放弃各自的基本信条，但又都成功地玩弄了外交上和心理上的技巧，从而都暂时达到了各自的目的。其实，苏联这一“坚持不渝的政策”虽然避免了“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指英法）出来收拾残局”，但是条约在客观上也适应了希特勒避免两线作战、背腹受敌的需要。



总之，对《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历史作用的评价，应从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尔后履行这一条约的实际内容为依据，通过全面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求得比较公允的结论。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险恶，社会主义苏联同法西斯德国间作为一种策略手段签订这一纸承诺“互不侵犯”的条约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但是，《真理报》把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说成是“苏联坚持不渝的政策”，那么苏联政府为什么在半年以前一再建议英法政府举行谈判呢？莫洛托夫把签订这个条约说成“是欧洲的但又限于欧洲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估量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各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作用呢？可否理解为大国，只有大国才能主宰欧洲的乃至世界的命运呢？恐怕问题的症结还不是当时苏联官方对这个条约作用的过高估计，而是这个条约的实际内容和历史作用远超过了“互不侵犯”。尔后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证明：针对第三国，苏德之间在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某种谅解、支持和默契的关系的。所以，从实际效果考察，不能认为《苏德互不侵犯同盟条约》的主流是好的。

二、关于苏联参加对波兰的瓜分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悍然发动对波兰的侵略是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德国迟早要进犯苏联的明显信号。但是，苏联当时对德国侵略波兰的反应，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淡。苏联的姿态好像是想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思考和谈论这场战争，并试图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场小的局部战争，对苏联没什么严重的后果。同时，苏联发表了德国和波兰双方关于战争的公报。但是苏联谨慎地回避了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比如希特勒制造的发动战争的借口，按照“希姆莱计划”穿上波兰军装的德国人袭击了德国的无线电台的问题。



9月14日,《真理报》社论却评论了波兰军队“事实上不作战”的问题。社论写道:“为什么波军不抵抗德国人呢?因为波兰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波兰人,其余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民族压迫的状态下生活。波兰宪法不给非波兰人以学习自己语言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波兰政府已在追求一项强制波兰化的政策……”然而,“波兰化”毕竟纯属波兰的内政,怎么也不能构成苏联参加瓜分波兰的理由,何况“波兰化”也绝不是波军“事实上不作战”的主要原因。18世纪中叶,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便曾抛出“信教自由”、“维护民族原则”等蛊惑人心的口号,指使俄国驻波兰大使列普宁出来指手画脚,指责波兰没有“信教自由”,信奉正教(亦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波兰遭到迫害。恩格斯一语道破:“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民族原则……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①其实,需要的倒是早已成为各民族友好大家庭的社会主义苏联以实际行动去声援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波兰各族人民,而不是以军事占领代替“波兰化”。

9月17日,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两周以来的德波战争已表明波兰国家“内部的无能”,所有工业基地都丧失了,波兰首都华沙已岌岌可危,谁也不知道波兰政府在哪里。波兰的局势引起苏联方面的巨大警惕。苏联政府已通知波兰驻苏大使格鲁吉鲍斯基,苏军已接受命令去保护波兰境内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同日,这位波兰大使还被告知,虽然苏联政府已中立“至今”,苏联政府鉴于波兰的混乱和“我们的同胞,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他们的命运所弃”的事实,再也不能中立了。

波兰境内的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聚居区是1918年订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1、177页。